

海的女儿

儿童文学选辑





海的女兒

兒童文學選輯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七三年·北京

封面、插图：赵士英

海 的 女 儿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 6 6 号)

字 数 50,000 开 本 787×1092 毫 米 $\frac{1}{32}$ 印 张 $3\frac{3}{4}$ 插 页 2

1973 年 5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3 年 5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

书 号 10019·2011 定 价 0.26 元

北 京 印 刷 二 厂 印 刷

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目 次

海的女儿	傅 彤 (1)
三个小伙伴	王安友 (14)
幼芽	浩 然 (28)
小兵东东	运新华 (46)
“候补民兵”吉里	言 公 (57)
二虎哥	新 学 (68)
小巴格木的秘密	安可君 (77)
种子金灿灿	潘昌仁 (87)
剑锋山下打猎人	红 山 (104)

海的女儿

傅 彤

金凤岛的民兵捕获一艘美蒋特务渔轮，我接受采访任务，搭上了开往那里的驻军补给登陆艇。

在辽阔的海面上快速航行了三个小时，登陆艇驶进了金凤岛的港湾，正碰上那里的民兵在举行军事演习。几十条机帆船排成一字长蛇阵，正从港湾里迎面开过来。领头那条船的舱板上，站着三十多个英武的女民兵。船头挺立着一个姑娘，腰束武装带，肩扛冲锋枪，昂首注视前方，更显得英姿飒爽。

“哪——！”一阵响亮的海螺声过后，各条船上的男女民兵，全都“扑通”、“扑通”跃入波涛翻滚的海里，向右方的靶场游去。

游在最前面的正是方才立在船头的那位姑娘。只见她推波驾浪，游到离靶子一百多米的地方，端起乌亮的冲锋枪，“哒哒哒！……”一梭子弹，好家

伙，九个画有蒋贼狗头的浮动靶子，全都应声倒下。

“好啊！”我不禁在心里喝起彩来。听说这姑娘的名字叫海囡^①。好熟悉的名字啊，我的脑海里立即翻涌起十多年前的往事……

一九五五年春，我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了盘踞在金凤岛的蒋匪帮。我随部队战地采访，突然发现一个血污满面、衣裳褴褛的小姑娘，昏死在没膝深的杂草中。一摸，身上还有热气。军医马上给她打强心针，做人工呼吸……

第二天，小姑娘神智清醒了。军医去给她换药，她一见，立即怒目圆睁，抓起一只药瓶就要掷过来。但是，她的手举到空中，又突然停住了，两眼直楞楞地注视着我们的军帽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红五星……解放军……”

她放下举瓶的手，嘴巴抽搐了几下，象有许多话要说，但只叫了声“叔叔”，就“哇”地一声扑在军医怀里。好一会，才诉说起她的血海深仇……

原来这是一个贫苦渔民的女儿，父母加她，一

① 江浙一带，称女儿叫囡(nān)；海囡，即海的女儿。

家三口，靠一条破烂不堪的舢板打发困苦的日子。一九四九年一个夜晚，一艘蒋贼小艇窜到船边，向父亲逼索二十块银元的“海洋税”。被渔霸榨干了血汗的贫苦渔民，哪来的钱！匪徒们不由分说，举起枪托，砸昏父亲，把他抛入大海。怒极的母亲抡起桨，把一个匪徒劈下海去，又扭住另一个匪徒滚下怒涛，舢板上只留下一个五岁的女孩。后来，孩子飘浮到金凤岛，被老渔工、地下党的交通员金水当孙女收养了。金水给这个大海飘来的姑娘取名为：“海因”。

金凤岛解放前夕，爷爷告诉十一岁的小海因，在大救星毛主席的领导下，人民解放军就要来解放这个岛啦！小海因高兴得又蹦又跳，缠着爷爷非讲清解放军是什么模样儿不可。一天，党组织要金水迅速送一份重要情报去大陆。海因就缠着爷爷带她一同去，并说：“爷爷，我恨死了这帮坏蛋，我也要去请解放军，来消灭这些坏蛋！”爷爷答应了。但当她和爷爷乘坐的小舢板快要离开敌占海域时，不幸被敌人发现了。懂事的海因扯着爷爷的衣襟：“爷爷，你跳水逃走！”

金水想到任务在肩，把小海因搂到怀里，为她

掠了掠被风吹乱的头发，说：“那好，我向这边泅，你朝那边驶。在坏蛋面前，要坚强！”海因攥紧小拳头说：“我懂！”金水跃入巨浪飞卷的大海，躲过敌人的搜索，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。海因不幸落入魔掌。

第二天，一个叫“鲨鬼”的匪徒，颤动着满脸横肉，怪声怪气地问海因：“小姑娘，你爷爷哪里去了？”

海因没有吱声。

“说出来，给你糖吃。”“鲨鬼”从裤兜里掏出一把纸包糖，送到海因跟前。

海因一伸手，把糖打撒了一地。

“鲨鬼”立时露出豺狼本相，对海因一顿鞭抽脚踢，厉声吼道：“妈的，你说不说！？”海因扑上去抓住匪徒的右手，狠狠地一口咬住不放。“鲨鬼”痛得象狼一样嗥叫，掏出匕首，向海因刺去……

海因昏死过去，嘴里还咬着一节食指。“鲨鬼”暴跳如雷，又是一顿鞭抽脚踢，然后叫喽罗们把海因扔在荒滩上。

就在这天，金凤岛解放了。解放军救活了小海因。



后来，我从部队转业回大陆时，金水祖孙俩过得挺好。小海因上了学，成了岛上第一代红领巾。真是岁月不饶人，一晃十来年过去了……眼前那位神枪姑娘，是否就是当年的海因呢？……

演习结束了。登陆艇和女民兵那对机帆船同时靠了岸。我立即奔过去找到海因。只见她二十来岁，壮健苗条，椭圆脸，高鼻梁，清秀的弯眉下，闪着一双乌光晶亮的眼睛。她的右鬓处果然有一道半指长的伤痕。我激动地问道：“你就是当年被军医救活的海因吗？”她说：“是呀，是呀！”我使劲儿

握住她的手问：“你不认识我了吧？！”

“什么？”她两眼直瞪着我，半晌，忽然乐得跳起来：“嗷呀，是你呀！快，到我家去！”

我高兴地问道：“你爷爷好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！爷爷还常叨念你哩！他正在家，喏，那幢三间头的红瓦房就是。你快去歇会儿，我搞完演习小结就回家。”

红瓦房里，一位须发银白的老人正在补网，我一眼认出是金水大伯，忙叫道：“大伯！”

老人稍一愣，很快认出了我：“哈哈，哪阵风把你给吹来啦？”

我扼要地说明了来意。他爽朗地笑道：“那好办，特务船是女民兵连抓来的，海因是民兵连长，又是当事人，还是个一等功臣哩！”

“真是巧遇！”我把刚才彼此如何相认的事儿，向大伯说了一遍。多年不见了，老人高兴地说个没完。正谈笑间，海因回来了。我马上要她介绍捕特务渔轮的经过。她没推辞，一边坐下织尼龙网，一边就谈开了。我满以为这下“挑水找到埠头”，采访任务可以很好完成了，哪知她三言两语就“刹”了车，自己的事，更一丁点儿未沾边。

“你在这次对敌斗争中表现得挺出色嘛，谈谈你自己吧。”

“我？”她显得有些窘迫，“我有啥好说的，离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要求差远哩！”

“海因，快来呀！”门外传来了唤声，海因得了脱身的借口，一攥网线，三脚两步跨出了门。

大伯望着她的背影，喃喃笑道：“都说这孩子直爽，有啥说啥。可这号事就不直爽了！这事女民兵排长鲍英最清楚，我去找她来吧！”

正在这时，鲍英领着一伙女民兵来了。她们一听我要了解俘获特务渔轮的事，立刻七嘴八舌地讲了起来：

一天夜里，女民兵连在外海捕到一条九千多斤重的大鲨鱼，兴冲冲拖回港来。当机帆船快进港时，海因突然从望远镜里发现一艘写有“东渔”字样的渔轮，在附近的禁渔区下网。姑娘们看到这违法乱纪的行为，都气坏了，有的要把船开过去批评，有的主张把它扣起来。性躁心急的一排长鲍英抢上前去，就要拉铃命令轮机员开快车，想不到海因却下达了停车的命令。大家都不解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海因说：“同志们，这船很有些蹊跷！东渔公司是

执行三大纪律、八项注意的模范单位，他们会在这禁渔区下网吗？再说，现在是落潮，按起码的捕捞常识，渔轮应该向左航行，为什么它偏要向右开呢？右边有我们的雷达和岸炮阵地，很可能是敌人冒充渔民，企图搜集我们的军事情报！”

经海因这么一提醒，大家立刻警觉起来。小司号员阿芳拿起海螺就要向驻军报警。海因忙止住，说：“螺号声会打草惊蛇。灯号报警！”随着机帆船上的灯号，立刻传来了岛上驻军的回复信号。海因知道，半小时后我们的舰艇就可以赶到。岛上的岸炮已瞄准渔轮，万一敌船逃跑，岸炮一定会收拾它。为了弄个水落石出，海因立即发出命令：“一、二班隐蔽舱下，准备射击；三班准备登上渔轮，查问搜索！”大家各就各位，唿啦啦包抄过去。等敌人发现机帆船的意图时，女民兵们早已端着冲锋枪作好了战斗准备，敌人只得壮着胆子搭讪：“真威风啊，哪儿去呀？”

“执行上级命令，海上巡逻！”海因大声说，“这里是我们管辖的海区，凡是来这里的陌生渔船，都得检查！”一个肥头大耳、自称“船长”的人，点头哈腰地说：“行，行，请吧！”

船一靠拢，海因就带着八个民兵跳上渔轮。“船长”一边掏出证件，一边自我介绍：“我们船上共十五个人，出海三天没有捕到鱼，又和船队失去联系，空船回去不光彩，想在这里下几网再返航。”

海因轻蔑地笑了笑，劈头问道：“这里是禁渔区，难道不知道？”胖“船长”知道自己露了马脚，呆瞪了一阵，忽然举起拳头向自己的脑勺一敲：“哎呀！该死！为了交差，我竟忘记这里是禁渔区了！”他陪着笑脸，“对不起，我们这就离开，这就离开！”

海因暗暗骂道：“狡猾的家伙，你们逃不了啦！”她早就看出了破绽：假如是渔业公司的渔轮，为什么舵盘上没有公司渔轮特有的标记呢？假如真的出海三天了，为什么舱里只有一两担鱼？猛然，海因发现那个躲在舱角里死命抽烟的老家伙，满脸横肉，夹香烟的食指断了一节，立刻想起十五年前刺过她一刀的“鲨鬼”。她越看越象，对，是他！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，海因恨不得冲上去撕下这老家伙的皮来。但想到要取得整个战斗的胜利，又把怒火压住，将左手握成了拳头——紧急战斗暗号，大喝一声：“鲨鬼！”

“鲨鬼”本能的从座位上惊恐地跳了起来，连手

中的香烟也掉在舱板上。但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，很快就平静下来，顺势问海因：“姑娘，鲨鱼在哪？我们捕去！”他装着征询意见的样子，走近海因，猛地对着海因心窝一拳击来。海因早有提防，轻捷地一闪，就势一脚把“鲨鬼”踢下了大海。其他敌人见势迅速散开，向腰边掏武器。

海因她们的枪口早已对准敌人，隐蔽在机帆船里的女民兵，也都刀出鞘、枪上膛，准备好了。有两个匪徒刚掏出手枪，就被鲍英一梭子子弹撂倒，其余的敌人都象筛糠一样跪在甲板上，乖乖地举起了双手。一清点，少了胖“船长”。海因果断地布置说：“一班看押俘虏，二班下舱搜查，三班追‘鲨鬼’！”

胖“船长”哪去了？原来，在海因对付“鲨鬼”的时候，他偷偷地溜到后面，把一只密藏的快速橡皮艇放下海里，企图逃跑，正好“鲨鬼”也在这里钻出水面，一同爬上了小艇。由于这里背着机帆船，姑娘们一时没有发现，等听到马达响声，橡皮艇早已窜出五十多米远了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海因端起冲锋枪，借着月色，“哒哒哒”一个点射，两个敌人就象落水狗一样

翻下海里。胖“船长”脑袋开花，喂鱼去了；“鲨鬼”手臂中弹，拚命向橡皮艇游去，想继续逃窜。海因大声喊道：“抓活的！”象海燕一样掠下大海，没等“鲨鬼”爬上橡皮艇，就赶到了他跟前。“鲨鬼”红着贼眼，拔出匕首，狠命向海因刺去。海因一闪，顺手抓住“鲨鬼”的一只脚，急速地倒拖起来。这“鲨鬼”毕竟水性甚好，他嘴里灌着又涩又苦的海水，手里还紧握着匕首，同时运足了力气，腿猛地一弹，挣脱了被抓住的脚。他呕吐着，缓了口气，又瞪大眼睛恶凶凶地朝海因靠近，突然把匕首朝海因的脸上猛掷过去。海因又一闪，匕首几乎擦着她的耳朵扎进海里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海因象泰山压顶一样猛扑过去，用手揪住“鲨鬼”的头发，狠揪在水里，等他喝饱了海水，才象提死猪似的把他提上橡皮艇。这时候女民兵们已游过来了，机帆船也开过来了，人民海军的两艘炮艇也开到了，大伙儿都热烈地向海因表示祝贺！

听了鲍英她们有声有色的叙述，我不由得连声称赞海因的机智和勇敢。鲍英得意地翘起大拇指：“就是嘛，我们的海因姐——”

“死丫头，专拿我寻开心。”海因一阵风似地跑进来，打断了鲍英的话，对我说：“你别听她胡诌。我能为建设海岛、保卫海防做点工作，还不是全靠大伙，靠亲人解放军，靠党和毛主席领导好！”

大伯赞同地说：“对啊！就拿这次捉特务船的事说吧，当时蒋匪接到特务船的紧急求援报告，马上派了两艘大军舰来接应。幸亏我们海军基地根据前沿雷达的侦察和岛上驻军的报告，及时派出四艘护卫舰把它们撵走了！”

这当儿，海因附在大伯耳边嘀咕了一阵，说得大伯不住点头，忽又转过头对我说：“我有事去，明早来——请你！”说着，拉了鲍英她们就走。

大伯告诉我，女民兵连自制一种专打鲨鱼的“新式武器”，刚才已经试验成功。明天，她们要用这种“新式武器”去打鲨鱼，海因要大伯去领航，还约我也去观战呢！

“那太好了！”我十分高兴地说，“我要亲眼看看她们是怎样捕鲨鱼的！”

第二天清晨我们就出发了。旭日从大海的怀抱中冉冉升起，万道霞光穿过淡薄的晨雾，把碧波万顷的大海染得金灿灿、红艳艳。女民兵连的机帆船

早已驰骋在渔场，海因站在船头，两眼射出锐利的光芒，搜索着海面。她忽然叫道：“注意，右前方发现大鱼！”我一看，嗨，二百米外浮游着一条象潜艇一般凶猛的大鲨鱼。海因镇定而有力地大声说道：“同志们，为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，我们要让新武器大显神威，坚决制服大鲨鱼！”几句铿锵有力的话，鼓动得大家精神抖擞。

船离鲨鱼只有三十多米了，海因举起左手，用力一挥：“放！”只听得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一颗带有绳索的弹头呼啸而出，准确地扎进鲨鱼的背脊。中弹的鲨鱼狂奔怒窜，一会儿甩动剪形巨尾，钻入深海，搅起汹涌的漩涡，一会儿张开血盆大口，窜出水面，掀起冲天的水柱。海因象久经战斗的指挥员，沉着地指挥：“放绳——收绳——左舵——快车……”鲨鱼挣扎了一阵，肚皮朝天了。海因、大伯和姑娘们都高兴得笑了起来。

我望着海因，望着这群在大风大浪里成长起来的英雄儿女，不禁从内心赞道：

真是一群驾驭大海、保卫海防的“海因”！任凭什么样的鲨鱼、“鲨鱼”，也逃不出她们的手掌啊！